

Richard Ford
ROCK SPRINGS

石泉城

[美国] 理查德·福特 著 汤伟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1-7114 号

Richard Ford

ROCK SPRINGS

Copyright © Richard Ford 1987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2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泉城/(美)福特著;汤伟译. —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2012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8863-8

I. ①石… II. ①福… ②汤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60173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 仲召明

责任编辑:苏福忠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0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863-8

定 价 27.00 元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

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

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

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上了路的东西里面；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

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唯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

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

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石泉城
031	大瀑布
053	甜心
073	少年
107	赛狗
118	帝国
163	冬寒冻死人
188	乐天派
210	焰火
235	共产党

石泉城

我和埃德娜从卡利斯佩尔^①出发，开车去南边的坦帕和圣彼得^②，那里有几个我在昔日好时光里交下的朋友，他们不会把我出卖给警察。因为几张假支票，我在卡利斯佩尔犯了点事，这在蒙大拿州是个要进监狱的罪。而且，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犯事了。我看出来埃德娜也查看了她的星相，也想动动了。她的麻烦也够多的，既要甩掉她的孩子，还得防着前夫丹尼乘她上班时破门进来偷她的东西。这是我搬过去住的主要原因，另外，给我的小女儿找个好点的窝也是原因之一。

我不知道我和埃德娜之间算什么，真要追究的话，就算是被同一个浪头打上沙滩的吧。但就我所知，有些爱情建立在比这还不坚实的地基上。那天下午，我一进门，就问她愿不愿意丢下一切跟我去佛罗里达，她说，“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我的日程表排得还没有那么满。”

① 蒙大拿州西北部最大的城市。

② 佛罗里达州两个相邻的城市。

埃德娜和我在一起待了有八个月了，和夫妻也没有什么差别。其间我失过业，也去赛狗场做过引狗员^①，这样多少能帮着付一点房租，还可以在丹尼过来时和他讲讲道理。丹尼有点怕我，因为埃德娜告诉过他，我曾因杀人在佛罗里达坐过牢，虽然那不是真的。我曾因偷轮胎在塔拉哈西^②进过监狱，也曾和别人在地里干过一架，有一个人因此瞎了一只眼，但伤人的不是我。埃德娜想让故事听起来比实际上恐怖一点，这样丹尼就不会有什么疯狂的举动，逼她把孩子领回来。她已经适应了没有他们的生活，而且我身边已有了绮丽儿。我不是一个残暴的人，绝不会弄瞎别人的眼睛，更别说杀人了，这一点，我前妻海伦会从怀基基滩^③赶过来替我做证。我和海伦之间从未有过暴力，我信奉遇见麻烦绕道走的原则。然而丹尼并不知道这些。

现在我们已经穿过了半个怀俄明州，那辆偷来的车子的机油指示灯闪起来时，我们正心情愉快地朝着八十号公路开，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

我弄了一辆上好的车，一辆紫红色的奔驰，是从蒙大拿怀特菲什市一个眼科医生的停车场偷来的。偷它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车开长途会很舒服，我以为它省油，其实不然，也因为我这辈子除了破雪威^④和小时候跟着古巴人在沼泽地里收柑桔时开的旧卡车外，还没

① 赛狗场上把狗领上和领下赛道的工作人员，是一种低收入的工作。

② 佛罗里达州首府。

③ 夏威夷州著名的度假胜地。

④ 一种美国生产的大众化汽车。

有开过一辆像样的车。

那天，这辆车使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，我把车窗摇上又摇下，埃德娜在给我们讲笑话、做鬼脸。只要她愿意，她会变得非常的活泼，脸上的表情会像灯塔一样明亮起来，让你见识到她的漂亮，那可不是一般的漂亮。所有这些弄得我晕乎乎的，我一口气开到了博兹曼^①，再径直穿过公园来到杰克逊山洞^②。我给大家在杰克逊的“优质庭院”^③租了个婚礼套间，留下绮丽儿和她的小狗杜克在里面睡觉，我和埃德娜则开车去了一个农家式的烤猪排的地方喝啤酒，一直说笑到后半夜。

对我俩来说，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新的开始，那些糟糕的往事被丢在了脑后，新开端就在眼前。我兴奋得不行，甚至让人在我胳膊上刺了一个“开心时刻”的纹身。埃德娜买了一顶上面镶着一圈印第安羽毛的贝利帽，她还给绮丽儿买了一个绿宝石和银子做的小手镯，太阳从蛇河喷薄而出的那一刻，我们正在“优质庭院”停车场停着的车里做爱，似乎所有的好事都出现在了彩虹的末端。

实际上，正是这股狂热让我把车子多留了一天，而不是像我该做和曾经做过的那样，把它开到河里去，然后重去偷一辆。

车子出问题的地方，除了五十或者一百英里外的低矮山峦外，别说是镇子，就连一幢房子也看不见。路两旁是带铁丝网的栅栏和什么都没种的硬沙地，几只老鹰在黄昏的天空中捕捉昆虫。

① 蒙大拿州的一个城市。

② 怀俄明州的一个峡谷地带。

③ 美国的一个连锁旅店。

我下车查看引擎，埃德娜也带着绮丽儿和狗下了车，让她们在车子边上小便。我检查了车子的水箱水位和机油标杆，两样都正常。

“那个灯是表示什么的，厄尔？”埃德娜问道。她也站到了车子边上，帽子还戴在头上。她想亲自把情况搞清楚。

“不能再开了，”我说，“机油有点不对劲。”

她掉过头去看绮丽儿和小杜克，她俩像两个小玩偶一样，在地上并排撒尿，她随后看了一眼远处正在变暗、已看不太清楚的山峦。“我们怎么办？”她说。她还没有开始担心，但想知道我是怎么打算的。

“让我再试试。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。”她说。我俩一起回到了车里。

我启动引擎，车子立刻发动起来了，那个红灯没有亮，也听不见让人觉得哪儿不对劲的噪音。我让引擎空转了一会儿，然后踩下油门，注视着那盏红灯，红灯没有亮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是在做梦，或者是阳光在车子镀铬窗框上的折射，要不就是我心里害怕什么，但自己却不知道。

“爸爸，车子怎么了？”绮丽儿在后排座位上问道。我回过头去看她，她戴着绿宝石的手镯，后脑勺上扣着埃德娜的帽子，那只黑白相间的小混血狗就坐在她腿上。她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女牛仔。

“没事，宝贝，现在没事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尿尿小杜克也尿尿。”绮丽儿大笑着说。

“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。”埃德娜说，她并没有转过头去。埃德娜通常对绮丽儿很好，但我知道她现在累了，我们几乎没怎么睡觉，她觉没睡够时容易暴躁。“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扔掉这辆该死的车。”她说。

“那个机会会在哪儿？”我知道她一直在查看地图。

“怀俄明的石泉城^①，”埃德娜很有把握地说，“这条路向南开三十英里。”她往前指了指。

我本指望像一个发了大财的人那样，把这辆车一直开到佛罗里达，但我知道埃德娜是对的，我们不能存有侥幸心理，我一直觉得这辆车子是我自己的而不是眼科医生的，人在得意忘形时往往会这样。

“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石泉城，给我们协商来一辆新车。”我说。我想保持乐观，就像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样。

“这个主意太棒了。”埃德娜说，她斜靠过来，在我嘴上使劲亲了一下。

“这个主意太棒了，”绮丽儿说，“我们现在走吧。”

我还记得，那天的日落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美的日落。太阳在接触地平线的那一刹那，把天边燃烧得像珠宝和红色的金属片一样，我以前从没见过，这之后也没再见过。按说西部各地的日落都不错，即使在佛罗里达，那里应该是非常平坦的，但多半时间里，

^① 怀俄明州的一个城市，盛产煤、石油和天然气。

你的视线会被树木遮挡住。

“鸡尾酒时间到，”我们开了一会儿后埃德娜说，“我们应该喝一杯庆祝一下。”想到我们即将摆脱这辆车，她的心情好了起来。这辆车肯定有点晦气，还是早脱手为妙。

埃德娜拿出一瓶威士忌和几只塑料杯子，在车子手套箱打开的门上把酒斟满。她喜欢喝酒，喜欢在车子里面喝酒，这么做在蒙大拿州是司空见惯的，并不算犯法，但在那里一张假支票会让你在迪尔洛奇^①的监狱里待上一年，真是太奇怪了。

“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曾经养过一只猴子？”埃德娜边说边把我的酒放在仪表盘的上方，这样我想喝的时候伸手就能够着。她的情绪好了起来。她总是这样，情绪忽高忽低的。

“你从来没和我说起过，”我说，“那时你在哪儿？”

“米苏拉^②，”她把没穿鞋的脚搁在仪表板上，又把酒杯放在胸脯上，“我在一个叫‘美国老兵’的酒吧做女招待，那是在认识你之前。一天，一个家伙领着一只猴子进来，是一只蜘蛛猴。我说，‘我跟你掷骰子赌这只猴子。’我只是想开个玩笑。那个家伙说，‘就掷一次？’我说，‘好呀。’他把猴子放在吧台上，拿起装骰子的杯子，掷出一个‘货车’^③，我捡起骰子，掷出了三个

① 蒙大拿州的一个小城市，人口只有三千多人，它因是蒙大拿州立监狱的所在地而闻名，所以在本书里，“迪尔洛奇”也成了监狱的代名词。

② 蒙大拿州的一个城市。

③ 这是掷骰子的俗语，指两个“六点”。